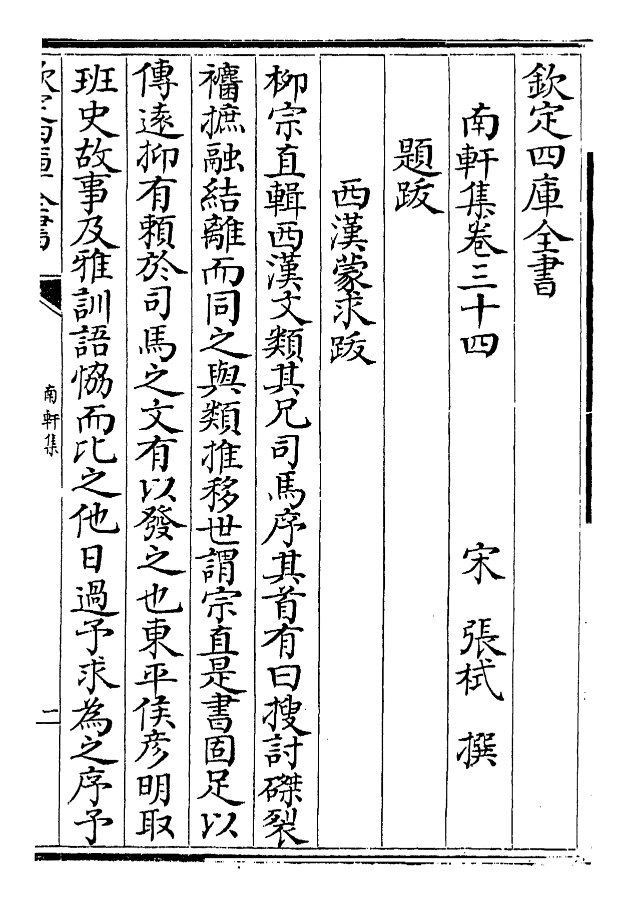


集部



南軒集卷三十四　　宋　張栻　撰

題跋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凡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為之序予

謂侯君為是書亦勤矣予烏能發之君家彦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已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于後

跋孫子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為知

兵者親見藩鎮相煽為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教於後世者無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為之說其言皆有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若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

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萬言曹氏削其繁剩筆其精粹為十三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删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間有涉於牧解釋辨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敵人分據神州有年于茲國家讐耻未雪聖

上宵衣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體至意思所以効忠圖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予故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焉此亦放當時之意也

跋許右丞許吏部奏議

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嗚呼善哉自敵入中國專以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跋戊午讜議

自古為國必有大綱復讐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讐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為舉措之間貴乎曲盡脩德任賢立政又復讐之大綱也不此之為而徒曰吾讐之復有是理哉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為先而務實為本葢名實一事若夫為人臣

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讐而不以爲恥其爲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讐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稂莠也可不察哉乾道庚寅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讜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跋温公鞴座銘槀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虚已莫要於任賢虚已則壅蔽消於内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内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

所繇興也先正温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藳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熈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録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隷筆也其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以相示翻閲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

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藁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龎潁公時所具藁也其察微慮逺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為國禦邊之良法矣

跋濓溪先生帖

右濓溪周先生二帖其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鄉之士

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即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葢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

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書于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茍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潤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寔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

可寶云

題曾大父豫公思亭記後

皇祐四年朝論以黎人不寧擇可為雷州者有言曾大父豫公久佐西邉熟兵事亟命往守自四明以數百兵轉海氾至寇盜屏息乃以閒暇時延見長老諸生授條教始雷之俗未知禮遜長子之子常為長易數世之後至叔父反拜猶子公諭以長幼之序親疎之宜悉革其舊又為之增治城壘行田積水為久遠計雷人愛敬之

召還監都進奏院年踰六十即以殿中丞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今家集目中有修城及西湖思亭三記皆為雷時所作而獨思亭之文存後百有十五年公之曽孫椇敬書以授知雷州廬陵戴君且屬為訪舊刻存否或可以補海康故事之闕也

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先公書此詩去易簀纔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堂步上山頂下煑泉亭瀹茗命道士鼓琴復步下石磴略無倦

意笑顧其曰爾輩喜吾強健不知吾大命且不遠矣次年重九日泣血追記

跋貴溪簿廳記

貴溪簿舍之不焚可以見人情之不遠彼雖放而為盜然其心終有不可盡殄者為政者推乎此亦可以知馴足弭暴之方矣陸君之為人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者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

懇懇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

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貫河求

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尚可想味公平生也

跋趙不遜壽昌堂記

不遜請以所遷官封其母上方篤孝愛以錫天下登聞

賜可是足為人子之榮矣雖然攷諸聖賢之訓所以顯

揚其親者蓋抑有其道惟反求於身而勉焉斯有以稱

明詔寵光獎厲之意矣不遯既摘取訓詞之語以名堂其季下遂出堂之記示其敬書于後

跋宇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熈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令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為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况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

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為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縣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

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為縣令以字民為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為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大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為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

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于後求某為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為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為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彞倫蕩覆節義頽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為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為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

北騎所蹂踐及于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斬敵使期與民守死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于左

題蔣邕州墓志銘後

予來桂林首訪其耆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所難得也而予

不及見其人矣已而士大夫有自邑來者皆曰邑之人至今思公不忘而溪洞之豪來受事于幕府者問前牧之善政亦莫不以公為首且咨嗟歎息至其州之民言之則又眷焉有思慕之色予於是歎夫將公之賢去邑且十年而使人稱之一辭至於強者服弱者懷此豈偶然也哉及究其所為則初未嘗為姑息小惠其御吏落先示以信號令簡而賞罰明持身嚴正表戢邉吏毋得少侵牟之至於治民雖細事必躬親不以入吏手務為

安靜不擾之政而其梗悍為善良害者則必懲無貸其所以久而不忘者蓋如此予嘗怪今之為吏其號為能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恤為能任而其號為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寬以模稜為善處故其能適以賈怨貽毒擨害邦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真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庶幾矣然自中興以來為邑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忘不過二三人而止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公理

之在人心詎可沒哉公之葬予亡友張安國嘗為之志
辭甚美獨恨述守邑事未詳故予追書之以授其子礪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
胷中所處葢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
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
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覩公之為豈不凛然可貴哉先
公使川陜時得公死時事為詳其侍旁葢敬聞之矣乾

道己丑公之孫恍德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汶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寘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

馬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為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為饗朱氏以公廕為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悼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寛薄夫敦也誠盛德哉淳熙元年

六月既望張栻謹題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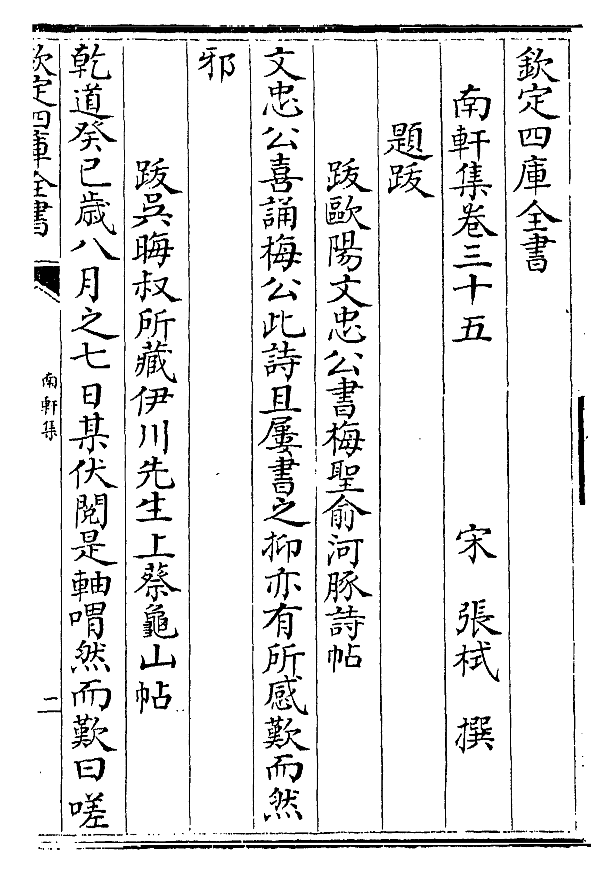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又

右文正范公帖栻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于桂林郡齋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栻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

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南軒集卷三十四



南軒集卷三十五

宋 張栻 撰

題跋

跋歐陽文忠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帖

文忠公喜誦梅公此詩且屢書之抑亦有所感歎而然邪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閲是軸喟然而歎曰嗟

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刑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章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

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為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炫於釋氏報應之説故以長惡惠姦為隂德議國法而懐私利有所為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

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怱怱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夘歳過霅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為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茍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已非為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熈豐固宜至元

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彚征及論役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茍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黄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宅人已為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

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伏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謚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于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間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陜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葢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

之者益以近利為急一時觀望蠭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陜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乗時射利而已寧為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茍然也淳熈乙未歲未盡三日賀州别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為歉至引槧公之事自責槧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為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忍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為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其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

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于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

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為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盖甚篤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欽祍三復敬歎何窮惟是其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説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甲申孟秋朔先公次餘干暑甚憩趙氏養正堂每閒暇親翰墨多寫經書要言置纖囊中累十百紙先公易簀於仲秋不肖孤哀若謹藏遺澤不忍發讀越二年前進士太原陳伯雄來相弔於湘水之上自以嘗在江淮辱先公誨言欲求字畫而歸為子孫藏予慟哭開篋取此紙授之嗚呼學聖人必學顏子則有準

的顔氏之所以為有準的何也以其復也復則見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人道立矣然而欲進於此奈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克己以終之乎嗚呼此先公之所以教某者今併以告陳子丙戌十月甲戌某謹書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已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邪公之没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蠱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敇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為貴以涉虛為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請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于窻壁間令往往藏于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浹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

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兹與學者

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為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塼甓皆為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

狰卧於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讐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令湘岸有淫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為蠻觸秖足以發千載之一笑寺之西祓禊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為比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為汙也

跋祖慶所藏其師宗杲法語

覲慶之請以父母爲言而其師特爲拈出嗟乎是非秉彝之所存而不可以已者邪今祖慶刻石蔣山改父母作生死字

南軒集卷三十五

南軒集卷三十六

宋 張栻 撰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于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為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間地偏而趣幽子將以是為困乎東老蚤從名士遊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為困乎以予覸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為困乎也已

克齋銘

夫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為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為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某曰夫子所以告顔子乃終之之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

克敢行其義而爲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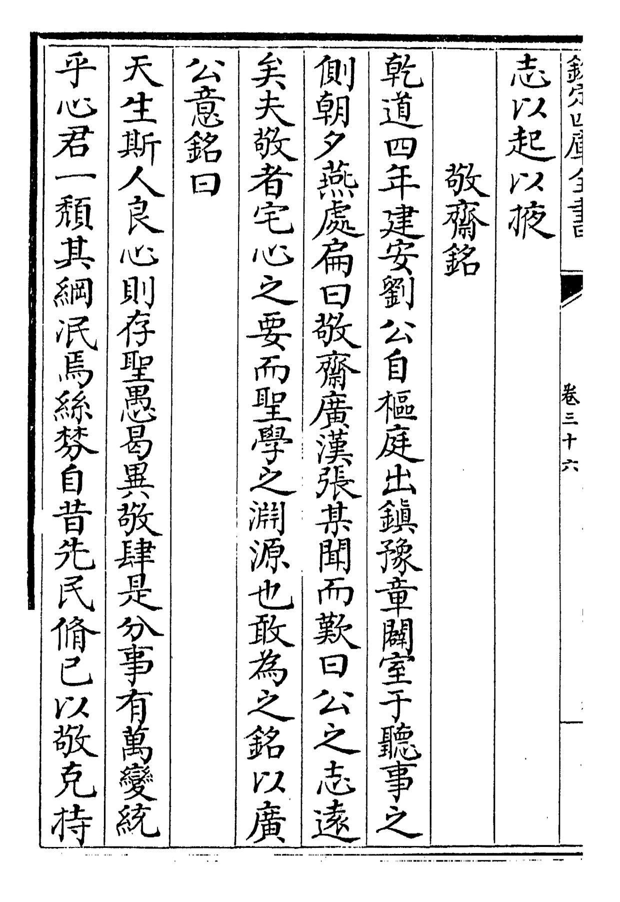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意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

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彛則靡息厥脩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為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顔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為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物之感

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
聖貽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
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
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
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
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
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繄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



志以起以疲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于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

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恊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㑹于㣲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

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

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敦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闕﹞矣而獨曰無悔奈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辭謂如是乃無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為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秉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攷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

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祗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為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羲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已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

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違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强愿靡訹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銘于齋意實在兹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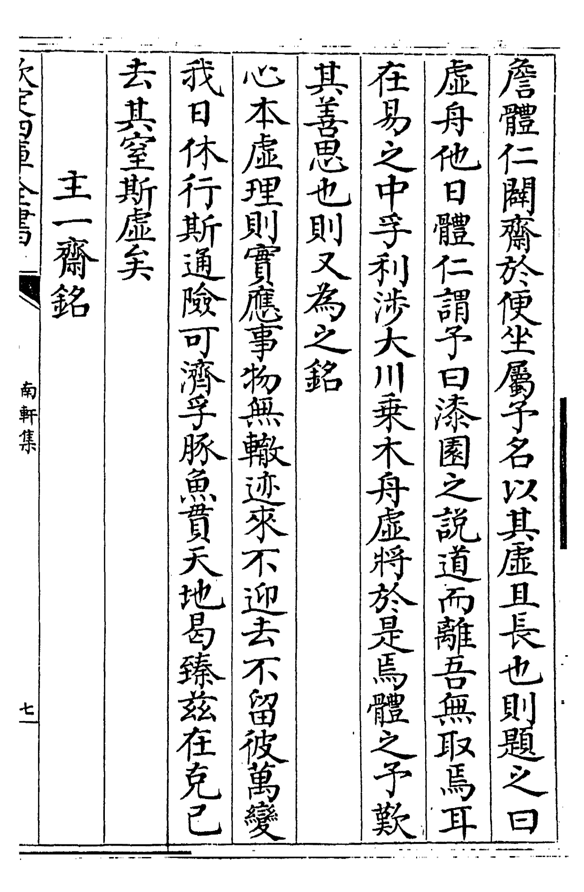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曰

乾坤旣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

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過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道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兹在克己去其室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特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遐卑惟勿替日在兹

南劒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劒州尤溪縣事石𡼏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

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寘于其中使學者得共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為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懿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栻栻竊惟念自孟子没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攷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

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物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説洗心拜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彛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合乎天心脩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兹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

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微莫閒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詒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其為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為之銘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為毫釐之浮則為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昰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為羣從講習之所敬求其名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哉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

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煒其明逌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為若火始燃若泉始達推之自兹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兹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葵軒石銘

張子銘葵軒之石于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又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轂

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周敻硯璞銘

靡飾于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于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

之方孰要乎此因為箴書于坐右且以諗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彞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

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約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没之九年則以請于其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顧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為無益謟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為君

子惟欲之動則亂于為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飢論俚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攷載籍聞見之多于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賛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

於惟先生絶學是繼窮原大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若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胷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横逹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已

丑夏廣漢張栻書于湘中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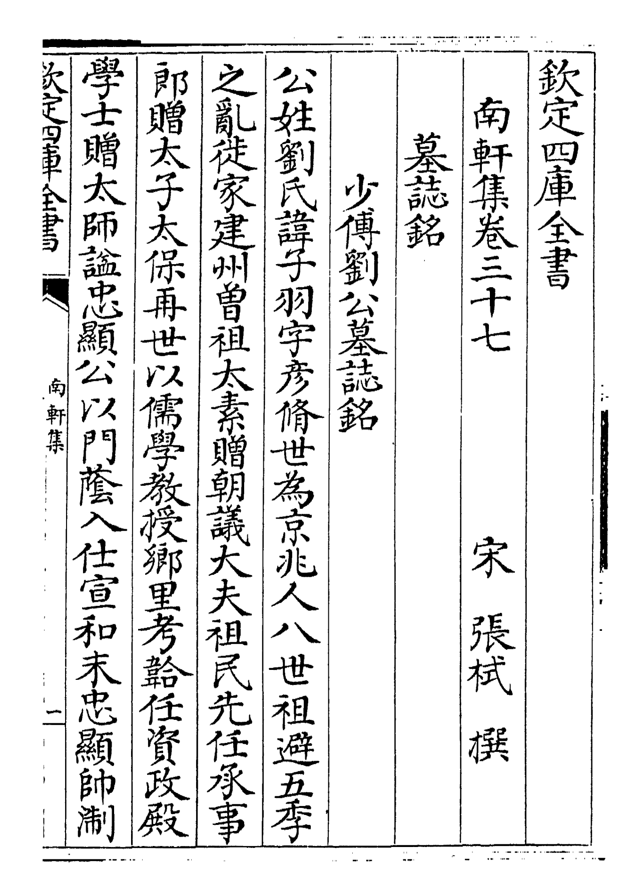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賛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于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義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劒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南軒集卷三十六



南軒集卷三十七

宋 張栻 撰

墓誌銘

少傅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為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曽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韐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廕入仕宣和末忠顯帥浙

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千公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忠顯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為太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眞定復辟公以從女眞兵至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守部分方略多公之謀敵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祕閣忠顯率兵入援京師與敵戰力屈死城下方是時為國死難者葢鮮獨忠顯之節甚白公痛家國讐恥之大義不與敵共戴天免喪以祕閣脩撰知池州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

所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甫伏誅有平寇將軍范瓊擁兵入覲瓊在靖康變故中附讐逆亂知樞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瓊詣都堂公叱縛之致于理懐敕榜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爾輩皆御前軍也衆頓刃應諾悉麾隸它軍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陜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雅意欲圖敵念關陜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

五路會聞敵窺江淮議為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敵遇我衆不能支敵乗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陜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為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馬直抵秦亭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驍將吴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敵不敢逼紹興元

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
萬計宣撫司徙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上知其勞除徽
猷閣待制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彦以金房
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為守備閉關塞
褒斜二鎮病之張公亟召玠彦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
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
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彼用騎兵利衝突在
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約二

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敵由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廹矣當亟徼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比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敵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

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何者玠曰此何等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為壁壘於潭毒山上下六日而成又數日而敵至中夜斥堠將遣人報曰敵至矣諸將皆失色入

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
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
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敵矢傷公即爭代公
處頃之復有來報曰敵退矣乃還方敵入梁洋蜀大震
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為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
士聞者皆怒公力為書為張公言某在此敵決不能越
無為輕動搖張公用公言乃定敵還十五輩齎書與旗
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為我言於爾

主來戰即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敵無所得糧日匱前後若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癘疫且作遂遁去為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敵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栅敵之喪失蓋莫甚於此役方是時敵中大帥撒离喝兀术輩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

取討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怙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吏版遠略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尋被罪矣是歳除寳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授散官安置白州始吴玠為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

召公赴在所又還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
軍事宣諭陜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
邊盡得虛實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
用公顧親年寖高力請歸養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泉
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
立論奏釐正之亡何張公去位言事者覯望論公復責
散官安置漳州以郊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為沿
江安撫使知鎮江府敵兵至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

入于京口塡㑹得宜人情不揺謂樞密使張俊曰異時此輩入境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它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及其歸遣還之境外張俊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㫖復待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脩淮漢守備厲器械治舟檝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禄歸十四年十月二日遇疾没于正寢享年五

十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太師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世其家後復以忠義識略被令上眷遇嘗爲同知樞密院事識者不以劉氏三世宦達爲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爲家國之光淳熙四年珙爲建康留守病且革自力作書與其友張某以銘公墓爲屬某葢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於是取公弟子暈舊所狀行實掇其大節次第之如此惟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

殉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公色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其為政發姦擿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緩急扣門無愛于力振人乏絶傾貲倒廩無吝色姻親鄉鄙昏喪悉任其責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買田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

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没而不懈也嗚呼偉哉公以是歲某月某日葬于崇安縣五夫之原某之為銘葢後公没三十有五年也公孫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褒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吕欽幼未行銘曰

寒沍凜冽喬松挺節人危反側志士秉烈允毅劉公孤忠㦝㦝國恥家讐刻骨泣血誓不同天心焉如鐵縛袴從戎思奮其伐敵方鴟張闖蜀門闋紛紛鄙夫縮避一轍惟公矢謀克贊于決身當兵衝横遏力折衆駭失色

我怒貫髪驍將突兵恬以奮發北師力窮僵走竭蹷迄全蜀疆如砥無缺伊人是恃豈險難越不寧蜀全闗輔可挈投機于征以冀日月巧言害成健手孰掣空令父老談說嘖嘖和戎議興公膺如噎守臣舉職妖旗莫揭歸卧于家忠憤曷洩嗚呼中年竟隕此傑歳踰再紀精爽森列嗣德有光公志益晰我為銘詩追勒其碣

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熈三年九月庚戌秘閣脩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

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孤鞏以同郡曽季貍所狀公行義來請某銘平時蓋欽公之為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歳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乃叙而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本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曽祖之遇祖玩皆不仕考彦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常兒未冠有文名中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歳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户參軍以歸

連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全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敕令所删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尤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蓋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論宿

衛大將恩寵太過嬰兒過飽恐非其福太上皇帝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扼塞言路士風寖衰及太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

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等故事祈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扳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幾上或

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為郎踰年會淛河水災詔郎官管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歎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書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之罪反復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白外補得知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朝廷置訓練之官其人貪殘失衆

心不逞者乘間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若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徒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徒其妻子至是權貴人者教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

言者用是擠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
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太過獲罪豪
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强
禦豈易得耶珙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
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
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重
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委得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
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

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賤糴濕惡以欺没官錢戶部不敢詰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戶部以支為盤公力爭曰是非徒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結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實痛

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
皇一時誕謾之徒言敵勢衰弱踴躍自奮甚者為剽攘
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禁防無速近功
無規小利日與大臣脩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
待敵釁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執事者
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中
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
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

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泛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訹公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隷羈縻安

平州其酋恃險凶横聚兵謀為邉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栅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取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為擾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

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懦者得以苟容責以實効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諒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有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爲之役者公之

造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鉤致公公皆厲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以公謂寘之近列必變亂白黑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祕閣脩撰以寵其行部有思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與其猶子為貳者不協且起兵相攻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家廟盡釋前憾邉以妥安安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疾請祠改提舉隆

興府王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死特贈集英殿脩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德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韋脩職郎潭州司理參軍肅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奉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樽次適鄉貢進士姚彬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

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為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人有憸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暴未嘗勉强色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傲或以譖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以是故恱公者少不

恍者衆及聞其死則識與不識皆歎息曰柰何失一正人蓋以天資質實不徇于外而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公非耶銘曰

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巽垂紳立朝噤莫肯言就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詭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篤我觀李公披腹敷陳反復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頸

君則容之娟恚實繁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
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
罔極

南軒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南軒集卷三十八

宋 張栻 撰

墓銘

工部尚書廖公墓誌

紹興九年詔以延平廖公為御史中丞方是時宰相秦檜當國謀為植黨固位之計欲假臺諫之力斥逐異已者公先亦為相所薦及居言路偘然守正無所承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覆切至相遣人風之

則答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枉道徇人非吾志也會有故從官嘗委質叛臣之廷以與相有姻故歸自北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使奉朝請公顯奏其惡愈觸相怒又嘗從容建白願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相聞之曰是欲寘其何地耶公以言不行上章乞歸老改工部尚書其繼公為中丞者受風指劾公上念公忠直俾以徽猷閣直學士奉外祠其明年乃致其事於是廖中丞之名重於天下公諱剛字用中順昌

縣人曾祖諱隱祖諱丕以公故贈承務郎考諱懋任朝請郎累贈通奉大夫三世皆以淳質自守孝義相傳樂善好施為鄉黨所親依公治家有法資禀靜厚濟以涵養自為布衣時嘗從其鄉人故諫議大夫陳公瓘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朝行已具有本末盖非偶然者初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縣主簿州判官録事參軍教授凡五任改秩調漳州司録就除國子録擢監察御史時方爭鶩於進取公足跡未嘗及權門已而

以親老引外得知興化軍靖康初以右正言召未赴遭
通奉君憂服闋又以工部員外郎召以母疾辭會劇盜
起旁郡樂既者相煽縣之官吏悉逃去鄉民扣公門求
活公以信義徧喻從盜者使反業既而復有羣盜自旁
縣來據井絡殺掠人勢熾甚部使者且以檄屬公公遣
子遲入賊中喻以禍福其渠領素聞公名旬月間相率
從命餘黨悉散遣先是朝廷遣制置使將重兵來玩賊
不時討及聞公既撫定則欲攘其功遣偏將規圖傷害

至則執遲注刃于頸公不為動卒悔謝而去除福建路
提點刑獄公事未幾召為吏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以
撫賊事增一秩公曰以此受賞非本心也卒辭之工方
向儒學公奏帝王之學不當如文士所為願去末學之
無益專務正心誠意以福天下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奏乞罷遣高麗使又條陳屯田便利皆切當時事宜遷
給事中遭内艱服闋還瑣闥舊職時紹興四年也朝廷
旌别淑慝推究章惇蔡卞迷國本末追貶其身且召其

子若孫不得官于朝於是章傑自郎官出知婺州章僅自寺丞提舉江東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明年遷刑部侍郎初公之曾大母享年九十有三大父享年八十有八皆及見耳孫餘亦多壽考累世以華髮奉養公舊嘗名堂曰世綵諫議陳公播之聲歌士大夫從而為詩者甚衆緝之盈編至是祈以所當遷官贈大父且曰臣逮事大父教以忠孝念無以報因述家世事始末上嘉歎而可之宰相忠簡趙公

方務推廣上孝愛之志遂以世綵集進奏曰陛下以孝
治天下凡人子之欲顯其親者莫不曲從固知陛下念
親未嘗少忘今復覽廖氏事迹伏惟聖懷不無感歎上
它日謂公曰覩世綵集誠人間美事也其書至今人間
樂傳之又明年以久在朝列力請外除徽猷閣直學士
知漳州郡人素以侈靡相尚昏葬例踰制公下車首立
條約且親為文以訓告之風俗為變在郡二年應詔上
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

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
顯之望是歲以年將七十請謝事時已降詔㫖矣詔書
趣行至闕則有中司之拜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
大體若乃捃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臣本心
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
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於一人之身若意誠心正
以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紊邪正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
而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已若大臣惟一

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矣又論當遠佞人且劾從臣中爲佞之尤者時大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于四至肅然知畏凡公奏論皆本於誠實務先大體踐其初言類如此方是時善類倚公少安至所言漸廣卒爲時宰所擠去自公之去言事者類皆承望而搢紳竄逐者相繼矣公謝事三歲以十三年正月壬寅没于正寢累官左朝奉大夫封順昌縣開國男詔以中大夫告其第是歲十二月壬申葬于其

居溪之南鳳山之原從治命也娶張氏封淑人子四人長暹嘗任朝散大夫知邵武軍後公二十七年卒次過今為朝散郎前知梧州次遂承議郎前知化州次邃朝散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孫男十五人諸子遇郊恩累贈公少傅公自少時居母謝氏喪已有聞於鄉黨長事繼母陳氏以孝謹稱撫育其弟甚恩先世舊產盡推以與弟及猶子居家儉約雖貴不改寒素居官以清簡率下不事威嚴人服而從之平時不覩無益之書不

為無益之文蓋其所存每貴於實用躬行而已其為兒童侍先公忠獻旁側聞公之名及添廣右帥事公三子適皆為郡於所部而其季又為朝廷選用以使肯來治于桂暇日求公奏議讀之削稾之餘僅有存者一日愀然以公墓誌銘為屬其自念晚生其何敢任而請愈力顧不得而辭於是首著公之大節而次第其平生如此實淳熙四年冬十月蓋去公之沒三十有四年矣銘曰廖氏之先家於太原唐季避難甌閩是遷惟閩之廖自

公而著豈以其位惟德之故公之清德壯老一節持身立朝氷玉之潔人寡其華我掇其實躬行是尚如漢萬石靡慕于寵靡撓于勢進無隱言退不茹愧謝事于家而名益崇惟其守道是以亢宗有寧其宮公則命之溪山所環後則宜之奕奕其後孔蕃且昌克念其德以篤不忘

王司諫墓誌銘

乾道己丑歲某被命守嚴陵驅車入境俯仰其山川而

想子陵之風詠仰止之章且意夫人才代出當不乏也既視事則進長老諸生而問近世鄉先生大夫之賢者則得二人焉曰諫議江公司諫王公皆以風節論議顯聞於世為鄉里所重已而司諫公之子今筠州史君來訪予又得從問其父事甚詳恨未能與嚴之人表而出之也越三年予屏居潭湘之上筠州走書以清江劉清之之狀來請銘公墓以予曩日之所敬固不得以荒陋辭也乃叙而銘之公諱縉字子雲王氏系出琅琊晉司

徒導南渡始家江左其後有居睦州桐廬者曰朐封仕唐為和州刺史生肅精主簿洵洵生梁烏程丞耕耕生周明州衙推仁鎬因家于明而處者為嚴州分水人公踰冠遊大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歙州司法參軍議獄以忠厚稱移池州石埭令斷訟民服其明方田法行旋以不實罷而石埭之民請以公所均為定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神霄宮初建觀望者競為侈費邑當置下院獨取之遠鄉僅以充數而已主者加詰公

曰朝旨不言城内外縣境有覲而舍之吾非違御筆也
辟監杭州鹽倉臨安縣市易務知温州永嘉縣調監池
州永豐監丁内外艱會邑人翁潻乘亂聚衆剽新城令
不以時應盜益熾新城求捕且急令遽調松村保甲以
謀不素大擾吏懼莫知所為則以告公行義素為鄉里
所信即日挺身往諭已而縣得潻與其二子誅之衆乃
定苗傅劉正彦南遁有詔起復公部松村民丁追之公
以終制辭焉大駕在永嘉從臣有以公應詔權吏部郎

官方移蹕草創之際公請許詣選者得以闕自言而為定其宜士無滯留而官不曠廢以論事忤宰相出知英州時二廣多盜郡有土豪公縻以職秩結以恩信得其死力所捕致無不克宜章賊尤熾公縱諜者諭以利害他日賊過郡境以俚語戒其徒曰無犯吾佛曹成蹂踐湖南為岳飛所敗走桂而東破連州衆號數萬廣東大震科調紛然公獨如平時客問所以然公曰吾州無兵無城寇至但當登譙門諭之以禍福否則以死繼之處

之既定故寢食甚安耳寮屬請退保公曰吾守土吏也
退將馬往卒以靜鎮全安一境御史循行上公治行第
一有旨遷官秩满令人對會朱丞相勝非當國雖故鄉
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公顧不肯勝非怒敵方在
邊擬公至滁州朝議皆言王公忤范丞相去之南荒今
方来歸又置之北鄙何邪改知虔州召為金部員外郎
旋以選知温州加直秘閣陛辭之日大常謂公未得去
朝廷即拜監察御史既謝擢殿中侍御史時紹興五年

五月也公首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廣儲蓄厚風俗冀為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諭曰晉武平吳天下既定何曾語其子曰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此亦今日之憂也因言湯以七十里而有九有之師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夫豈以地之廣狹勢之强弱哉而書之言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惟湯畏天保民此所以天下歸之雖狹而廣雖弱而强也於是東南大旱而江湖為甚公慮所以振卹之者如伸枉濫寬繫累

禁科斂緩通貿免穀稅通糴船瘞殍者其論奏甚備而尤所拳拳者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納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至推其本原則願詔大臣以燮理之事飭清躬以脩省之意論極剴切六年二月遷右司諫公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受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冦讐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芻蕘之言又因對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殿前厲精政事以致開元之治及侈心一動窮天

下之欲以致天寶之禍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冶採青綠未必以為器玩設飾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永無疆之休上為之改容嘉納六月臨安地震公言地震駐驛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外域盜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域盜賊則備之恐懼祇畏以應天心此先哲王所以

中興也又言陛下纂承十年于茲頻歲豐稔僅足糧餉一有小歉民已流移蓋耕者寡食者衆軍政未立國用未節故也謂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與每歲出納之數而均節之抑僥倖以靖衆志薄稅歛以寬民力為久長之計上幸姑蘇軍屯淮上逆賊驕雛方肆陸梁而主帥有慢令不赴機會者公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又言今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耳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

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蓄疑敗謀理必不可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協濟國事公以大臣不和為憂凡終歲再三言之至謂執政間有於敵兵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言尤至切又言軍興以來多為一切之制今盜賊粗定上下内外宜守成憲而舊弊之未革者如官資之轉行過犯之改正差遣之審量皆用特㫖廢定法遠方監司守臣措置自肆姦

贓抵罪鞫治既白或不行法正從輕比若此類紀綱不立法令不信雖宵旰焦勞未見可以為治也張俊營第建康廣袤古民居公請密敕俊自還之内侍李琮童貫壻也恩旨復許其仕公言梓宮未返天下痛憤忍令童貫壻再仕乎所言多採用兵部尚書吕祉護諸將於淮上公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酈瓊叛祉死之先忠獻公時為宰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為責公曰司言責者

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大體者也既而
章交上公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
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
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
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張某
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無
乃未可乎章再上不報求補外復以直秘閣知温州先
是日食之變詔求直言臺臣有語公者曰上任我輩言

路而外求直言建此議者必懷姦公曰日食求直言故事也豈以臺諫而廢及是又諷公曩趙丞相之去我二人不擊故不遷今臺諫媒孽右相勢已揺吾與君遂言之則同升矣公正色拒之至是反劾公覬望欲為後圖公聞之笑曰吾老矣不顧目前之利乃為後圖不亦左乎坐落職奉祠公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啟悟君心者上嘗稱公中正不阿得

諫臣體它日言事者有不稱上曰王某論事可思即復直秘閣知常州淮上戍軍經從有攘民羊及誣民為盜縛之去公追得民與羊於舟中獨不得軍士姓名貽書誚主帥卒以三輩徇河上聞者服焉會有故從官歸自敵中蓋嘗仕敵國據吾京邑而為之守者過郡公惡之不為禮力求見公面詰媿之而宰相秦檜與之親厚歸而泣訴檜怒十一年春以公主管台州崇道觀州人惜公去以為循良之政前人莫及也州舊有河貫子城達

于倉後或堙塞公請于朝開深以便輸至今頼之退歸幾二十載恬然自樂也積官左朝奉大夫既告老以郊恩賜三品服二十九年六月己酉與親戚笑語如常時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行矣夜分而逝享年八十七九月甲申葬于縣之分水鄉茅山之原公天資忠厚事親從兄誠意篤密子孫侍側燕居笑談必寓以訓敇治縣八年囚無瘐死者去官人思之不忘雅不喜求請及公之存子孫悉從吏部選無詣堂者其行義尤

為文定胡公翰林學士朱公所知皆嘗論薦於朝劉清之日嘗得公遺書所謂霜臺諫垣藁者合九卷讀之累日深惟既往之是非易定而當時之毀譽難公也觀前輩奏篇至毀譽之際雖元祐忠賢猶惜其是非之未定焉而公書手跡具存繫以時日皆可依據至所尊信必天下鉅人所排黜必其自絕於善人之類者非唯當時迨今實然而後知公之所言蓋有見于中非苟然也配詹氏贈左光祿大夫良臣之女贈碩人後公一年卒子

男二人曰休右承議郎權發遣筠州軍州事曰勤左朝散郎權發遣處州軍州事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邵希仲次適左朝散大夫翟軿次夭次適右迪功郎詹煥孫男四人琢右從政郎玼珙皆右迪功郎珌未仕孫女六人曾孫男女十一人銘曰

士或遠實浮華是滋凡厥言行曷據曷依覯公平生惟實之務陳言諫省質直靡媠有所毁譽皆心所安久而益信是則為難其在郡邑悃愊平夷惟其有常去輒愈

思其在閭閻孝友融怡豈惟其家鄉黨是儀子陵之山
千古蒼蒼清芬不磨惟公之藏

南軒集卷三十八